

清枫语
— 著 —

*Your voice
lights up my world*

你的声音 我的世界

（上）

第(191)号出版

第(191)号出版

你的声音 我的世界

上

Your voice lights up
my world

清枫语

著

第(191)号出版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AU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第(191)号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声音, 我的世界 / 清枫语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500-2580-6

I . ①你… II . ①清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6598 号

你的声音, 我的世界

NI DE SHENGYIN WO DE SHIJIE

清枫语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出品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燕 兮
责任编辑	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策划	朱明迪
特约编辑	朱明迪
封面设计	46 设计
版式设计	王雨晨
封面绘图	阿珩 axu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20.75
字 数	607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580-6
定 价	59.8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52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你的声音 001

第二章 旅馆突发 027

第三章 初步考核 052

第四章 步步为营 095

第五章 澳门之行 109

第六章 他乡遇故人 136



目录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七章 她的过去 第一章 160

第八章 情不知所起 第二章 181

第九章 暗中守护 第三章 213

第十章 未挂断的电话 第四章 236

第十一章 默契解救 第五章 260

第十二章 我站在你身后 第六章 292



“如果有一天，你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……”

五岁半的路渺吃力地、一字一顿地念着广告牌上的文字。

这是幼儿园对面公交站牌上的文字，被风雨磨损过的白色背景板里，大红色的这一行字显得尤其醒目。

从最开始只认识的“一”到现在全部认出来，她已经来回读过无数次，一直读着读着，每次她读到第200遍时，她妈妈就差不多来接她了。

但今天她都读到第300遍了还没人来，天空正慢慢暗下来。

有老师走过：“渺渺，妈妈还没来接你吗？”

“嗯。”她回头，重重地点头，书包肩带从左侧肩膀滑下，她慢吞吞地拽住它，却怎么也拽不上来。

老师过去帮她拉起，看着她安静的小脸蛋，心里叹了口气，明明长了张聪明漂亮的脸，反应却总比别的孩子慢半拍，总不大灵光的样子，在家里似乎也不大讨喜。

老师往路口望了望，正琢磨着要不要给她妈妈打个电话，已听到她清脆的童音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衣着干练的年轻女人走近，是路渺的母亲陈琪。陈琪顶着冷淡的脸拉过她，和老师打了声招呼，把她接回了家，独栋的花园小别墅，她从小长大的地方。

十岁的哥哥正趴在客厅的小书桌上写作业，一岁的妹妹正坐在婴儿床上玩，咯咯直笑。

路渺很喜欢妹妹，拽下书包就噌噌地跑过去，趴在婴儿床前，“妹妹，妹妹”地伸手逗她，和她抢小球玩。

婴儿床有些高，路渺个头偏矮，小球被妹妹扔到了婴儿床内的角落，妹妹指着球咿咿呀呀地叫。

“妹妹，姐姐帮你拿。”路渺整个身子趴在了婴儿床上，挥舞着小手，吃力地想拿球。

换完衣服的陈琪刚好下楼，脸色骤变，厉声冲她喊：“徐渺！”

路渺愣愣地抬头看她，只来得及看到她猝变的脸，身子便失去了平衡，婴儿床跟着她一起倒向了一边，她的头重重地磕在木质地板上，耳边是妹妹凄厉的哭声和纷乱的脚步声。

路渺闷哼着，压在她身上的婴儿床被拉开，她也被拉了起来，晕乎乎的还没站稳，一个耳光突地朝脸上狠狠甩来，她又跌倒在地上。

“让你不许靠近妹妹，不许靠近妹妹，警告你多少次了，就是没记住是不是？”

“好了好了，先看看芊芊怎么样了，这血流得……赶紧送医院。”

“还不快去开车！我早就说把她送回去你就是不听，要是芊芊有个三长两短，我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争吵声和脚步声在一点点地远去，铁门被重重地带上。

路渺摸着被撞疼的脑袋，茫然地看着黑乎乎的大门，有些蒙。她头很疼，脸也很疼，手上是湿湿黏黏的液体，她困惑地张开手，满手的湿红色，她认得，那是血。

她手忙脚乱地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地往门口跑，有些慌，她想去追她的爸爸妈妈，告诉他们她流了好多血。

大门锁着，她推不动，外面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声音。

她推了几下就没力气了，嘟着小嘴呢喃着：“好疼。”她摸了摸发疼的脑袋，有点困，小小的身子靠着铁门慢慢地滑坐在地上。

她肚子很饿，头很疼，脸也疼，眼睛里有东西在晃动，她家养的大狗怎么变成了两条？

大狗吭哧吭哧地朝她跑过来，湿长的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她的脸。

路渺怕痒，咯咯笑着避开，抱住了它的脖子，它也柔顺地任由她抱着，

屈腿躺了下来，让她靠着。

她慢慢没了意识。

再醒来时，她头上已经裹上了厚厚的纱布。她不能去学校，也没能再看到妹妹，连爸爸妈妈都很少再看到，很多时候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在家。

头上的纱布拆下来时，她终于看到了他们。

她的妈妈说要带她去一个地方玩，给她收拾了满满两大箱子的衣服，她开心得不得了，自从有了妹妹后，她就再也没能和爸爸、妈妈、哥哥出去玩过。

车子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行驶了一阵，终于在一处破旧的平房前停了下来，很多人走了出来，穿着破破旧旧的衣服，脸上和手上也脏脏的，正一个个盯着她看。

路渺有些害怕，偷偷地缩在了陈琪身后，却被陈琪拽着胳膊拖了出来。

“路嫂，实在对不住。这孩子脑子不大灵光，实在不好养，她和我女儿命相大概不合，我女儿才一岁，都不知道被她闹得受了多少伤，以后长大了说不定对我女儿怎么样呢。我们慎重考虑后，决定还是把她送还给你们，以前领养她的钱就不用还了……这些都是她的衣服，你给她收着吧。”

她被推到了人群中，推到一个穿着藏青色棉衣的女人面前。

“妈妈。”路渺害怕地叫了陈琪一声，想跑过去找她，又被她推了回来。

“渺渺，爸爸妈妈要出去一段时间，不能好好陪你了，你先在这里住着，等爸爸妈妈有空了再来看你好不好？”

她茫然地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
每次她被打时他们都说她不乖，他们说听话的孩子才乖，她想乖乖的。

果然，她很少笑的妈妈笑了，摸了摸她的头：“要乖乖的，知道吗？”

她又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
他们把两个大箱子搬了过来，然后转身走了，眼看着就要上车。

她突然害怕起来，着急地追了上去：“还有我呢，还有我呢。”

他们在他们上车前急急地抓住了陈琪的手，陈琪将她甩开。

她一下就急哭了，边哭边慌乱地抓着哥哥徐迦沿的手：“哥哥，我不要一个人在这儿。”

徐迦沿为难地看着陈琪。

陈琪上前拽下了路渺的手，把徐迦沿推上了车。

路渺更加惊慌，又怕又慌，她不停地哭，挣开陈琪的手，一个人跑到车门前，手胡乱地抓着座椅，拼命地想挤上车，被拉下来又手脚并用地往车上爬。

陈琪没了耐性：“路嫂！”

她被从车上抱了下来，他们上了车，车门关上，车子慢慢驶离。

她哭着，拼命挣扎着，终于挣开了抓着她的手，追了出去，边跑边哭：“等等我，爸爸……妈妈……哥哥……等等我。”

车子没有停下来，离她越来越远，她哭喊得喉咙都哑了，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，她一脚踩在了泥坑里，啪一下摔倒在了地上……

路渺腿一蹬，猛然惊醒。

同事姚玲玲正悬着半个身子看她，手掌拍着她的脸：“怎么了，做噩梦啦？”

路渺还没缓过神来：“啊？”

队长从门口急急地走了进来：“都起来都起来，快！出事了！”

出事的是郊区的会龙电子厂，区派出所接到报警，有人在工厂作业区安装了炸弹装置，具体位置不详，目前正向市警犬队申请搜爆犬支援。

路渺和姚玲玲都是市警犬队实习生，刚进来几个月，目前还在培训期，因事态紧急，也被派了出去。

会龙电子厂有近千名员工，这个点正是上班时间，作业区被装了大量爆炸物的消息一传出，顿时人心惶惶，一个个争相往外撤离。

作业区到厂区外要经过一段长长的回廊，工人正在慌慌张张地往外跑，路渺和姚玲玲牵着警犬沿着墙壁往里冲，一起逆向往里冲的还有个大男人，个头很高，穿着中长款黑色风衣，竖起的衣领几乎挡住了半张脸。

他手里牵了只棕色的拉布拉多，正随着拉布拉多的节奏往里跑，身手比她们敏捷许多。

路渺看了他一眼，没穿警服，那只拉布拉多也不是警犬，看来不是他们的同事。

她正想阻止，姚玲玲已急急地冲他喊：“先生，前面有危险，请马上撤离。”

没有反应。

她正要再提醒，路渺拽住了她：“他牵的是导聋犬。”

姚玲玲顿时了然，路渺已上前，拽住了他的牵狗绳，拉布拉多生生地停了下来。

乔泽扭头看了她一眼。

路渺：“先生，前面不能遛狗！”

“……”

路渺已快步上前，在拉布拉多面前半蹲下身，摸了摸它的脑袋，冲它比画了一阵，原本雄赳赳气昂昂往前奔的大犬已吭哧吭哧地吐着舌头，乖得跟猫似的，拽着乔泽往回跑。

路渺没敢多耽搁，带着警犬很快赶到了案发现场。

市警犬队的警犬都是训练有素的搜爆犬，很快就在作业区找到了爆炸装置。

忙完之后回到队里已是下午。会龙作业区的爆炸装置都是线路复杂的炸弹，之后的拆弹工作交给了专业的拆弹警察。

路渺刚回到队里，便收到了前线同事发来的好消息，警报已成功解除。

晚上局里通报情况，就站在训练场上开会，副局长刘卫临亲自做的报告。

他通报完情况后，锐眸往人群里一扫：“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但是，也出现了一点纰漏，差一点就酿成了大祸。”

话音一落，在场的人面面相觑，没想到刘副话音一转：“执行任务的路渺，谁把一只拉布拉多拐跑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警犬队的同事纷纷侧身，站在中间的路渺瞬间成了焦点。

“……”路渺茫然地与其他人相望，小心翼翼地看向刘副，“怎……怎么了？”

刘副意外地挑了挑眉：“是你把人家的狗给拐跑了？”

“我没拐他的狗。”路渺着急地解释，“当时情况紧急，那人还在那儿

遛狗，我怕出事，就让那条拉布拉多把它的主人带出去了。”

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刘副问。

路渺一脸茫然，她急得连人脸都没看清，哪有时间盘问他的身份。

“那是今天特地过来帮忙的拆、弹、专、家！”

路渺：“……”

周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同事们都在努力憋笑。

不知道谁先破了功，扑哧一下没忍住，笑了，其他人顿时如推倒的多米诺骨牌，一个接一个，全都不顾形象地笑了起来，还颇安慰地拍了拍路渺的肩，劝她节哀。

刘副看她一副被雷劈到的样子，又好气又好笑，笑意滚在喉间，差点没憋住，到底顾忌着自己身为领导的威严，轻咳了声掩饰了过去，对着路渺吹胡子瞪眼：“你到底是怎样想的，那种情况像是在遛狗？”

“是不像啊。”路渺的声音低了下来，“但是像狗在遛他……”

扑哧……又一声闷长的憋笑，彻底打断了她。

声音是刘副身侧的男人发出来的。

路渺认得他，缉毒队队长，肖湛。

她大学学的是禁毒专业，原来是奔着进缉毒队的，在他那儿面试过，没想到最后被分配到了警犬队。

她和他见面不多，在她印象里，肖湛是个挺严肃正经的领导，但如今他正憋红着一张脸，嘴角好几次不小心扬起又艰难地弯下来，后来干脆假装咳嗽，手握成拳头背过了身。

路渺也不能劝他想笑就笑吧，干脆闭上嘴不说话了。

刘副轻咳着，看了她一眼：“很委屈是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路渺自知错了，低眉顺眼地认错，“是我没搞清楚情况，差点害了大家，请领导处罚。”

她垂首敛目的样子看着有几分小可怜，刘副也不好为难她了，而且他也不是真的要为难她。

上午的行动本来进行得顺利而迅速，偏偏紧要关头不见前来拆弹的乔泽。

他有听力障碍，也没法通过电话联系，其他拆弹警员虽然也在争分夺秒，

但到底不如乔泽让他放心。

好在后来他还是及时赶来了，抱着条大狗，寒着张俊脸。

刘副认得那条狗，是从警犬队要过去的拉布拉多，被驯成了导聋犬，但原本的搜爆、搜毒工作也会干，乔泽平日里出门大多会带着它。

那条曾被称作队里最勇猛的公狗，当时苦大仇深地蜷缩在乔泽的臂弯里，冲乔泽嗷嗷地叫，看着怨念颇深。

乔泽寒着张脸，经过刘副身侧时把它扔到了他怀里：“看住这条蠢狗。”

几乎是咬牙切齿。

刘副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滑稽的一幕，要不是当时情况紧急，他都忍不住拿乔泽消遣。

拆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。

警报解除后乔泽朝他走了过来，把那条大蠢狗从他怀里抱了下来，扔在地上，它幽怨地看了乔泽一眼后，默默地找了个角落趴下，和他对峙着不肯走了。

乔泽也没管它，就托刘副找个人，眼下刘副就是来替他找人的。

那条和乔泽杠上的拉布拉多最后是被刘副硬拽上车拖回来的，如今还趴在他办公室里生闷气。

刘副轻咳了声，也没说处不处罚路渺，只肃着张脸：“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

路渺忐忑地站在原处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其他同事。

其他人还在憋着笑，安慰她：“去吧，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，早死早超生。”

路渺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情跟着刘副回办公室，刚到门口就看到了上午在现场看到的那个黑风衣男人，他正坐在右侧第一个办公桌前，侧身坐着，手肘很随意地撑在椅背上，手里捧着份卷宗，有一下没一下地翻着，浑身上下透着几分慵懒随性。

拆弹专家……

路渺站在门口，哭丧着脸。

那条被她劝跑的拉布拉多呈大字形趴在他对面的墙角里，和他各踞一方。

刘副指了指那条狗：“知道我们是怎么把他弄回来的吗？抱回来的。”

路渺：“……”

乔泽已抬起头，视线落在她脸上，上下打量了一圈，突然道：“你说句话。”

路渺：“……”

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她有些蒙，她迟疑地看了眼刘副。

乔泽又重复了一遍：“说句话。”

“要说……什么啊？”

路渺忐忑地问他，却见他握册子的手倏地一收，黑眸跟淬了毒的箭似的，紧紧地盯着她：“再说一句。”

刘副也跟见到什么稀奇事似的，拍了一记他的肩膀：“你听得到她说话？”

乔泽没反应，只是紧紧地盯着路渺。

他目光锐利而冷静，路渺被盯得双腿发虚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求助地看向刘副：“刘副……”

刘副正诧异于乔泽的反应——他竟然听得到路渺的说话声。

一个由于外力震荡导致听力障碍近一年的人，竟然能听到她说话。

刘副拍了拍乔泽：“听得到我在说什么吗？”

乔泽看着他嘴唇翕动，摇摇头，放下卷宗，站起身，在路渺面前站定，打量着她。

他个头高，就这么随意往她面前一站，压迫感随之而来。

“你是警犬队的？”他突然问。

路渺点点头，很知趣地向他道歉：“早上的事真的对不起，是我没搞清楚状况。”

一字一句，他听得很清晰。

“没关系。”他淡声回了她一句，侧身瞥了眼正幽怨地看他的拉布拉多，“你对它做了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路渺偷偷看了它一眼，“我没做什么啊，就是让它把你带离危险区而已。”

她说话时语气一贯温软平缓，不疾不徐，整个人也总像没睡醒似的，呆

呆愣愣的，看着特别无辜。

乔泽不觉多看了她几眼，眼神里的若有所思让路渺莫名多了几分忐忑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却听他已淡淡地道：“行，你先出去吧。”

路渺询问的眼神转向刘副。

刘副还在为她和乔泽一来一去无障碍的交流暗暗诧异着，也迫切地想知道缘由，就点了点头，语气倒是温和了些：“先回去吧，好好休息。”

“哦。”路渺有些不明所以地走了。

乔泽随之关上了门，问刘副：“刘副，这小姑娘什么来头？”

“一个实习生。”肖湛替刘副回了话，盯着乔泽，嘴唇翕动，顺手拿过了桌上的手写板，“禁毒专业，今年刚毕业，本来想进缉毒队，但她在驯服动物上似乎有些天赋，改让她去了警犬队，打算以后让她负责缉毒犬搜毒的工作。”

乔泽：“家庭背景怎么样？”

“就普通家庭吧。”肖湛在手写板上回复，“怎么，你觉得她有问题？”

乔泽缓缓摇了摇头：“说不上来。”

“我能清楚地听到她的声音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“爆震性损伤，听觉失灵，几乎捕捉不到任何声音，却独独能听到她说话，这不奇怪吗？”

肖湛和刘副互看了一眼，这确实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事。

乔泽十个月前受过重伤，耳朵在那次重伤中失去听觉，爆炸引起的内耳损伤，属爆震性创伤耳聋。医生说有恢复的可能，但治疗到现在，效果并不明显，这也是医生无法理解的，他的听觉系统正在慢慢恢复中，按道理应该能听到部分才是。

他的主治医生怀疑他的听觉中枢存在未被检测到的损伤，正常情况下戴助听器会有一定的辅助效果，但对乔泽作用不大，他听觉分辨率极差。

“那小姑娘不会是非人类吧。”肖湛玩笑道，瞥了眼在墙角蹲着的拉布拉多，“你养了快一年的宠物，她几秒钟就给你驯服了，不简单啊。”

乔泽也朝它瞥了眼，它噉了一声又傲娇地转开了头。

“是不简单。”乔泽说。

上午她同他说话时他正在想事情，因此当她的声音突然传来时他也没察

觉到不对，他失聪的时间不算特别长，三十多年活在声音世界里的生活让他把听到声音当成了一种本能，回过神时她已在对着他那条蠢狗指手画脚，他则惊诧于自己突然恢复的听觉，也没瞧清她做了什么，但是那条本该带着他去搜爆的蠢狗已屁颠屁颠地掉头就跑，任他怎么拽也不回头，还不停绕着他打转，阻止他回去。这么一对峙便耽搁了些时间，最后还是他掐住了它的两只狗爪子才把它拽了回去，但在和刘副的交谈中，他发现自己的听觉并没有恢复，于是才托刘副找了人过来。

事实证明，他不是幻听，他确实能真真切切地听清她在说什么，完全可以无障碍地交流。

“她是哪里人，有过什么特殊经历吗？”乔泽问，这也是他琢磨不透的地方。

“你真信了肖湛的胡说八道？”刘副踢了肖湛一脚，“兔崽子，马克思主义学哪儿去了，啊？”

肖湛嬉笑着躲开。

刘副虽是他的领导，年纪也大了他两轮，但刘副这人豪爽，没什么架子，局里上下都处得极好。

乔泽不是安城市局的人，他年初受了重伤后才留在了这边，和肖湛、刘副都有些交情，偶尔会来走动，今天也是恰好赶上了会龙电子厂的事才顺道去帮个忙，没想到……

乔泽扫了眼蹲在墙角的狗，叫了它一声：“路宝。”

它看了他一眼，还是傲娇地扭开了头，不像以往，马上屁颠屁颠地跑到他脚边。

“刘副，那小姑娘要是真有问题，你整个警犬队得全军倒戈啊。”乔泽笑道，朝路宝走了过去，在它面前蹲下身，拽了拽它的耳朵，“回家。”

它没理他。

刘副看乐了：“自己魅力不如人，瞎说什么呢，人家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问题。”

他对路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，勤快乖巧，踏实。

“警校推荐的好苗子，正儿八经过了政审的。”

乔泽不发表意见，拽着路宝的耳朵想将它拉起，没想到还真拽不动。它整个身体呈大字形趴在了地上，下巴也垫在地上，看着他不动。

乔泽拍拍手，站起身：“刘副，向你借个人。”

路渺又被叫进了办公室。

她一进屋，发现还是三个男人，外加一条狗。

狗趴着，三个男人都倚桌而立，一个个看着她，尤其是穿黑风衣的拆弹专家。她不认识他，对他的认知就是“拆弹专家”四个字，他看着她时总带着几分探究和若有所思，让她诚惶诚恐。

路渺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三堂会审的现场，三个人都是她的顶头上司，她压力很大。

她忐忑地将视线转向了唯一熟悉的刘副：“刘副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乔泽先开了口，瞥了眼懒懒地趴在墙角的路宝：“把那条蠢狗弄走。”

“……”路渺脸上又露出了茫然之色，“那不是你的狗吗？”

话音刚落便见乔泽似笑非笑地瞥了她一眼：“你看它现在是认我还是认你。”

他走了过去，轻踢了下它的前脚：“路宝。”

路渺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精彩。

乔泽看了她一眼：“怎么了？”

肖湛约略能明白路渺此时的心情，憋着笑：“她叫路渺。”

“……”乔泽停顿了片刻，也没说什么，侧开了身，“你试试。”

路渺在狗面前蹲了下来，仰头问乔泽：“要把它弄去哪儿啊？”

“我家。”

路渺哦了一声，摸着路宝的小脑袋，叽里呱啦地跟它说了一通，没想到它竟跟能听懂似的，真的站了起来，嗷嗷地摇着尾巴，兴冲冲地跑到乔泽面前。

肖湛乐了：“路渺，你不会真懂什么动物语言吧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路渺站起身，“狗就和人一样，你和它好好说话就好了嘛，它听得懂的。”

肖湛还是觉得神奇：“那也得有技巧才行，怎么学的这些？”

路渺：“我小时候看狗的。”

肖湛扑哧一下笑了：“小时候太皮被罚了？”

路渺抿了抿唇，没有应，只是露出一个勉强的笑意算作回应。

乔泽没看肖湛，没注意他说了什么，也听不到，但他听得清路渺回答了什么，她的神色也清晰地落在他的眼中，他不觉多看了她两眼，她已转向刘副：“刘副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刘副看乔泽，征询他的意思。

乔泽低头叫路宝，它嗷了一声，冲他摆尾，很听话，于是他点点头。

和路渺沟通过的路宝很乖，很听话地随乔泽回了家。

回去的路上，乔泽顺道去了一趟市医院。

他的主治医生是耳鼻喉科的知名老专家，沈遇给他推荐的人，五十多岁，医术了得，他大概是老专家这几十年里唯一的意外，因此老专家对他也是异常执着。

他过去时老专家已快下班，没什么病人，老专家例行给他做了个检查测试，测试完眉头就困惑地皱了起来。

乔泽的听觉系统已经恢复正常，偏偏对声音没有感知。

“我能听得到声音。”乔泽坐起身，把同路渺能顺利沟通的事和老专家提了提。

老专家的眉头拧得更紧了，冥思许久，拿过纸笔，问他：“你之前有见过她吗？”

“今天第一次见。”

“以前没有过任何交集？”

“从没有交集。”

老专家的眉头又紧锁了起来：“方便让我见见她吗？”

乔泽沉吟了会儿：“回头我看看吧。”

由于某些特殊原因，他失聪的事除了身边比较亲近的几个人，鲜少有人知道。